兵心映长剑

■李宏杰

南国盛夏，骤雨倏然止息。乡间小路上积着浅浅水洼，映出天光云影。一级军士长何贤达自山间疾步走来。他中等个子，脊背挺得笔直，留着利落的平头，两鬓已经斑白。

“教员来啦，准备上课！”山涧下独立部署的教导队营区里，新学员们闻令而动，迅速奔出营房集合列队。队伍甫一站定，所有人的目光便齐刷刷聚焦在这位声名远扬的火箭军“导弹兵王”身上。

看着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，何贤达仿佛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。与大国长剑相伴的峥嵘岁月涌上他的心头；那些挑战极限、攻坚克难的导弹发射经历，又在记忆里悄悄地浮现。

一

南国群山间，一阵急促的哨音划破夜的寂静。官兵驾驶战车，穿梭在密林竹海，向预定阵地发起冲锋。一场无预告演练突然打响。望向疾驰的钢铁战车，列兵何贤达眼里满是羡慕。当时，刚下连的他被分到教导队，负责旅新兵集训的伙食保障。方寸灶台旁，他常一边颠勺，一边在心里默默念叨着导弹发射的流程，梦想着有朝一日能亲手操作那威武的“大家伙”。

那段时间，何贤达完成日常任务后，总会悄悄溜到库房，痴痴地凝望导弹战车。一次，连长撞见他在库房里专注地比画着操作动作。那眼神里的光，让连长心头一动。他把何贤达叫去房间，递上厚厚的一摞导弹操作规程与功能原理图，给了他钻研导弹专业的机会。

第二年，何贤达转入发射营，成为导弹转载号手。从炊事员成长为导弹专业尖兵，他将一张张复杂的电路图刻印在脑海之中，将操作规程要点逐字逐句熟记于心。

不久后，营里赴西北执行发射任务，某发射架“1号手”因高原反应严重而无法完成发射流程操作。这时，何贤达主动请缨：“‘1号手’的位置我能干，能不能让我试一下？”

战士执掌“1号手”岗位，在当时前所未有，质疑与顾虑随之而来。旅型号总师、发射营营长、专业教员组成考核组，现场对其展开岗位资格认证。面对层层压力，何贤达沉着冷静，所有考核内容对答如流，特情处置精准利落，最终顺利通过考核，成为全旅第一个担任“1号手”的战士。

“点火！”随着指挥长口令下达，何贤达果断按下点火按钮。

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长久回荡在天地间。导弹腾空而起，烈焰冲天。掩体内，何贤达来不及欣赏导弹腾飞的壮阔画面，立即紧盯末端数据实时反馈，生怕漏掉一个细节。

一次次跟随部队转战大江南北，凭借一场场任务淬炼出的过硬本领，何贤达被列为重点人才培养对象，旅里希望以这名军士标杆为榜样，激励官兵勤学苦练、奋勇争先。

二等功臣、火箭军“十大砺剑尖兵”、金牌操作号手……面对获得的各项荣誉，何贤达淡然处之，始终笃守心中那份朴素的信念：当一个好兵，做托举大国长剑的忠诚号手。

二

2012年，旅发射单元扩编增架，干部紧缺，旅长把何贤达叫到办公室，问道：“战士担任发射架指挥长的机会来了，你敢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？”

何贤达瞬间洞悉其中的深意。战士担任发射架指挥长，正是由他率先提出的建议，理应由自己率先尝试。这既是对自己的挑战，也是给其他军士蹚条路。这项任务不仅关乎眼前，更关乎未来战斗力建设。何贤达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干好这个指挥长，让更多的优秀军士人才走上这个岗位。

朔风如刀，呵气成霜。深夜，教导员顶风冒雪而来：“旅党委决定，第100发实弹发射任务，由你指挥！”

“坚决完成任务！”何贤达热血激荡。那一刻，他肩上压着滚烫的使命，胸中奔涌着必胜的豪气。

此次发射任务，恰值何贤达所在的“导弹发射先锋营”授称10周年纪念日。何贤达深知，这正是为这个功勋集体再添新功的宝贵契机。然而，任务人员除了何贤达有实弹发射经验外，其余均为首次参加。

压力之下，何贤达迅速行动。他立即召集全体人员召开预想预防会，带着大家一项项、一条条推演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处置流程。

发射零日，险情突至：发射车底盘突发短路，无法启动。何贤达临危不乱，抄起工具钻入车底，迅速更换启动装置预热塞，排除了故障。占领阵地后，发射架迅疾展开。随着“点火”口令下达，导弹腾空而起，挟雷裹电直刺云霄。

担任发射架指挥长期间，何贤达跟随导弹战车在祖国大江南北留下深深的足迹，先后指挥发射6枚导弹，全部精准命中目标。

三

如今已是少校的白参谋，至今依旧深深感念与何贤达朝夕相处的时光。

当年白参谋刚到连队担任排长，何贤达主动扛起帮带重任，手把手传授管理经验与导弹知识，带领全班支持他开展工作。短短数月时间，他通过能力认证考核，取得上岗资格证。就在这时，何贤达主动让出发射架指挥长岗位，心甘情愿退回普通导弹号手位置，为年轻干部成长铺路搭桥。

那年，在旅比武赛场，一级上士柯友祯一举摘得发射架指挥长专业桂冠。在此之前，这个专业的冠军已经连续多年被何贤达牢牢占据。这次易主，瞬间在全旅引起震动。

其实，比武备赛阶段，柯友祯曾专程登门向何贤达求教。何贤达毫无保留，将自己的看家本领倾囊相授。在何贤达的悉心指导下，柯友祯在各级比武中摘金夺银，还获评火箭军第十二届“十大砺剑尖兵”。载誉归来，何贤达与战友们列队迎接，亲手送上鲜花，由衷为他的成长喝彩。

深耕战位期间，何贤达牵头钻研摸索，总结提炼出“单元随机重组、号位随机互换”减员操作训法，创新全岗操作单元训练思路。这一成果被火箭军推广，为战斗力建设注入全新活力。

那一年，某新型导弹装备列装。站在操作大厅，凝视眼前崭新的国之重器，何贤达内心满是振奋欣喜。他主动请缨，带着一批高级军士研究模拟训练器材，编写操作规程。不久，何贤达所在营以优异成绩通过火箭军值班能力达标考核。

“班长，您不打导弹了？”身边有战友忍不住发问。

“打，只要组织需要，我随时可以上！”何贤达道出了自己的考量，“可咱们这身本事、这点经验，要是不能传给年轻同志，就会在军旅生涯中留下遗憾。”

近几年，何贤达开始兼任该旅教导队副队长，为官兵集中授课。每一次集中培训，他的授课内容都力求面面俱到：既深入剖析导弹全流程操作难点，又精讲故障特情处置技巧；既阐释党员先锋作用发挥，也传授班长骨干带兵管理方法。他生怕遗漏一处细节、疏忽一个重点，倾尽全部心力培育新型导弹专业人才。

暮色渐沉，教导队里练兵热浪翻涌。这天，新学员们迎来重要一课，他们将在何贤达的把关下，第一次亲手操作导弹武器装备。

雨后的山野浸润在墨染的夜色中，导弹战车疾驰，在阵地上停稳。随着何贤达一声令下，年轻的导弹号手们快速展开全流程操作。发射场坪上，一枚枚傲然挺立的导弹，映照着一名火箭军老兵的初心，也见证着一代又一代导弹兵的接续冲锋。

文学作品

长征

第6760期

树荫下的军乐余章（油画） 陈奕全作

感念

大山的孩子

■刘欣雨

朝阳初升，天空还未卷起火云，只有一片淡玫瑰色的晨曦照亮远处的乌孙山脉。我沿红海沟边防连营门外夹道左转，朝着直线距离不足百米的一个院落走去。这里是连队最近的邻居，也是护边员吕刚的家。

院落外，一辆皮卡车静静地靠墙停放。铁门轻启，一个高大魁梧的汉子迎了出来，赭红色的脸庞上眉峰浓黑如剑。他微笑着请我进屋，屋内陈设简陋，反而衬得墙上那张“森林护我家，防火靠大家”的海报格外醒目。

初次面对采访，吕刚显得有些局促。幸好，他的爱人安雅秋及时出现，手里端着热茶，笑容满面。她身材纤细，一个简单的发髻盘于脑后，性格活泼而健谈。一番寒暄之后，我们逐渐熟络起来，话题也自然而然地展开了。

吕刚已经是这里的第三代“守山人”了。他的外公在20世纪60年代末作为湖北知青来到新疆，并于1974年申请进入乌孙山，从此扎根于此。那时生活条件艰苦，外公在院门外开垦出3亩地，还将多余的粮食分给山里的牧民。吕刚的舅舅也是当地知名的“赤脚医生”，无论路途多么艰难，他都坚持骑着枣红马为牧民们送医送药。

“既然选择了艰苦的地方，就要办点实事。”这是外公和舅舅常挂在嘴边的话。时隔多年，许多记忆已模糊，这句话却深深烙在吕刚心里。

儿时的吕刚并不完全理解什么是“办实事”，但他从小就跟着外公巡边。他蜷缩在外公怀里，紧紧抓住马鞍，努力克服内心的恐惧。羊群悠闲地跟在一旁，啃食青草，发出咩咩的叫声。

“记住，遇到情况要及时报告连队。”外公慈爱地摩挲着吕刚的头发。

“记住啦。”吕刚乖巧地应着，目光望向边防线。夕阳西下，一支巡逻分队出现在他的视线中。吕刚兴奋地挥手大喊：“解放军叔叔，解放军叔叔……”

从6岁起，吕刚便跟随父亲学习耕种和放牧，偶尔也会去连队转转。战士们都很喜欢他，教他识字、唱歌。营区墙壁上“军民团结”4个大字，成了吕刚最早认识的汉字。

那年，连队拥有了首台发电机。新装备刚就位，老兵谭墨水就迫不及待地研究操作，让红海沟的夜晚第一次亮起灯光。

同一天，谭墨水也为吕刚家接通了电路。不久后，连队又打了一口水井，吕刚一家从此告别了挑水的日子。“我们和连队的情谊，就像红海沟的水一样长流，像边疆的山一样坚固。”吕刚感慨道。

初中毕业后，吕刚接替了父亲的放牧戍边工作。乌孙山里野兽出没，巡山时常危机四伏。吕刚回忆起一次与父亲翻越松树林，迎面撞上一头壮如小牛的野猪，他两腿发颤，僵在原地，幸好父亲眼疾手快，一把将他拽到身后。

“多走几次就知道了，往后你会感谢它们……”看到吕刚的窘迫，父亲嘴角露出一丝神秘的笑。巡山路人迹罕至，沟底布满荆棘，父子俩需要用镰刀削去矮树丛才能前进，不到半小时便大汗淋漓。这时候，野猪拱出来的路段就派上了用场，能让人省下不少力气。

乌孙山地形复杂，沟壑纵横。无论路途多远，父亲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“只有确认没有陌生脚印和人为破坏的痕迹，心里才踏实。”父亲的严谨和执着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吕刚，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守山的决心。“我是大山的孩子，如果离开，心就像缺了一块。”他说。

“刚哥，军马生病了，帮忙看看！”“刚哥，哨所缺物资了，帮忙送送！”……官兵生活中遇到困难，吕刚总是随叫随到。在连队流传着一句话：“遇到困难找刚哥。”他暖阳般和煦的笑容和豁达的性格，温暖着每一个官兵的心。

“皮牙子沟，意思是长满野葱的地方；凯莱希沟，是没有水的地方……”刚下连的新兵首次参与巡逻，队伍里总少不了吕刚的身影。在他眼中，隆起的峰峦是山的脊梁，肆意的风雪是山的呼吸。长年累月在山河间行走，吕刚似乎已与这片大山融为一体。

乌孙山山路崎岖陡峭，没经历过长途跋涉的新兵来回走一趟，不仅累得气喘吁吁，脚掌还会磨出水泡。一级上士唐家权回忆起首次巡逻的经历，记忆犹新。

那天，他们计划用一昼夜完成巡山任务，需要翻越五道沟口。暮色渐浓，他们在牧民家旁边搭起帐篷休整。唐家权脱下作战靴，双脚已布满水泡。

就在这时，吕刚拿着一根马尾走进帐篷，娴熟地为他将水泡一一刺破。唐家权心中涌起一股暖流，鼻子一酸，差点落下泪来。

这些年，吕刚在巡山途中经历了许多危险。冬季的乌孙山白雪皑皑，道路难辨，他曾掉进一人深的雪坑，攀爬十几分钟才爬出来。山里珍贵药材多，有一回他碰到偷挖药材的人，对峙中，对方不肯让步。直到吕刚掏出手机拨通连队电话，那伙人才悻悻离去。

“他不怕危险，就怕没守好边……”安雅秋笑着摇摇头，语气里没有一丝埋怨。可当提及女儿吕爱笑，这位坚强的母亲哽咽了。

安雅秋回忆，吕爱笑自上学起便寄宿在外。那天，向来报喜不报忧的女儿在电话那头放声大哭。安雅秋细问才知，因为夫妻俩从未参加过家长会，同学间传言吕爱笑父母离异，这深深刺痛了她。安雅秋听后也心痛不已。是回城陪伴女儿，还是留守大山？她第一次动摇了。

可等到寒假，女儿竟兴奋地跑回家，把一篇名为《乌孙山下忠诚卫士》的获奖作文递到安雅秋眼前：“妈妈，我为你和爸爸骄傲！”看着女儿脸上洋溢的自豪，安雅秋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

连队战士对我说，吕爱笑小时候喜欢跑到连队玩，还跟战士一起站哨。战士问她：“笑笑以后想做什么？”

“叔叔，我要和你们一起守边，保家卫国。”那年，吕爱笑4岁。她在最懵懂的年纪许下最真挚的诺言。深沉浓郁的守山情结，在不知不觉间，烙印在下一代人身上。

采访结束已近正午。

“我是大山的孩子。”乘车出山时，吕刚的话依然回荡在耳畔。车窗外，一队巡逻官兵正疾步归来。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，但我知道，他们也是大山的孩子。他们把热血青春献给了这片土地，长长久久，无怨无悔。

精短小说

雪峰

■文 婷

周围都是无尽的山，山连着山，好像永远也走不出去似的。而在这山间盘绕着的，是一条长长的队伍，像一条无尽的长龙。再就是那无尽的云、无尽的雾和迷蒙的霰粒了。

刚绕过那道结满冰凌子的山崖，已经能望见大雪山的山顶了。就在这时，山那头猛地卷起一阵雪雾，天色骤然暗了下来。远处的山，近处的崖，都陷进白茫茫的雪幕里。

国栋走在队伍中间，腰深深地弯着。他觉得胸口憋得慌，好像塞进了大团棉花，透不出气来，心跳得怦怦响，似乎一张口，就会一下子从里面跳出来。这时候，要是能够坐下来歇歇，该有多好啊！可是不行。他不是一个人，他背上还背着一个。那是他的班长。班长的身子软塌塌地伏着，脑袋耷拉在他肩胛骨上，呼出的气又细又弱。

“国栋，放下我，你自己走……”班长又一次在他耳边央求。

国栋不吭声，只是把箍在班长大腿上的手臂又紧了紧。

两天前，班长把最后一块冻得硬邦邦的青稞饼塞给了他，说自己牙疼，嚼不动。昨天夜里，班长发起高烧，神志不清。卫生员来看过，没说话，只是冲国栋摇了摇头。

“该死的雪山！”国栋心里骂了一句。他眯缝着眼，努力朝前望。

眼前白茫茫一片，看不到山顶，也看不到路的尽头。队伍在风雪中时隐时现，像一个个移动的黑点。不时有人影晃一晃，就悄无声息地倒下去，很快就被新落下的雪盖住，成了雪坡上一个微微隆起的小包。

国栋不敢多看，他得留神脚下。雪下面是冰壳子，一不小心踩塌了，就是一个窟窿。一路上，他的脑海里总是浮现起刚参军时的一幕。班长把他拉到自己班里，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娃子，跟着我，有我一口吃的，就饿不着你。”之前一次急行军，他发着高烧打摆子，是班长一路架着他，把自己的褂子披在他身上，还在篝火边守了他一夜。此时，班长那双粗粝的手，正无力地垂在他胸前。

凛冽的朔风低哑地呼啸着，不时夹着大片大片的雪花飘落下来。灰蒙蒙的冻云滞滞地移动着，这是暴风雪来临的前兆。队伍行进的速度更慢了，几乎是在原地踏步。

“同志们……”一个极其沙哑、却努力拔高的声音从前面传过来，是那个戴着眼镜的宣传干事。他站在一个稍高的雪坎上，身子在风里摇晃，“坚持……坚持就是胜利！翻过这座山，就能和四方面军会师了！我们……我们红军……”

他的话被一阵狂风噎了回去。没人抬头，也没人应和。但国栋感觉到，背上班长的身体似乎轻微地动了一下。

国栋的心头立时松快些了。“会师”，他心里默念着这两个字，脚下一步一滑地往前挪。

他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年轻战士，突然身子一歪，软软地倒在雪里，喘着粗气，眼皮也沉沉地合上了。

“起来，不能坐！”一个老兵踉跄着过去拉他，“坐下去就起不来了！”

那小战士挣扎了一下，没能站起来，带着哭腔说：“真不行了，让我歇会儿。”

老兵深深地喘息着，显然也在积蓄着力气：“娃子，想想咱为啥当红军，千万不能停下啊！”

国栋的心像被一把刀搅着。为啥当红军？他想起离家那天，母亲在村口的樟树下，反复摩挲着他刚换上的灰布军装衣角，嘴唇颤了几颤，最后只哽咽着挤出一句：“儿啊，跟着红军好好打仗。仗打完了，早点回家。”

冰凉的泪不知何时溢出了他的眼角，立刻在睫毛上结了层薄霜。

路，越来越陡。风大得像一堵墙。队伍几乎是贴着冰壁在爬。国栋一个趔趄，差点摔倒。

就在这时，他听见班长喉咙里发出了一阵轻微的“咯咯”声，像是有痰，又像是想说话。紧接着，他感觉到温热的液体滴到了脖颈处。他别过头去看，班长咯血了。

“班长！”他颤抖着喊了一声，却没有听到任何回应。

国栋的心猛地沉了下去。他不再顾忌脚下，拼命加快步子，几乎是拖着两条僵硬的腿往前冲。周围的景象在他模糊的视线里晃动，灰蒙蒙的天，铺天盖地的雪，蹒跚前行的灰色身影。他使劲眨眨眼，倏忽间，他好像看到了篝火，看到了红旗，听到了嘹亮的小号声。

突然，他脚下一空，整个人向前扑去。班长也随着他重重地摔进雪坑里。国栋的眼前炸开一串串金星，仿佛最后的力气都在这一步里用完了。

他躺在雪地里，望着低沉的铅色的天空，胸脯像拉风箱一样大起大伏。

“国栋……”他耳边传来极轻极轻的一声。

国栋浑身一激灵，侧过头，看到班长的眼睛睁开了一条缝，嘴唇翕动着。他急忙把脸贴过去，听到了班长微弱的声音：“跟上队伍……”

说完这几个字，班长眼睛里那点微弱的光，像燃尽的炭火，倏地熄灭了。

国栋僵住了，他没有挪动身体，就那样紧紧贴着班长冰冷的脸颊。过了好久，他慢慢地，一点一点地，从雪地里爬起来。

一步，两步，三步……在他的身后，在这千年积雪的雪山上，留下了一长串深深的脚印。山顶已经近在眼前，山垭口上高高飘扬着一面红旗。那面红旗衬着洁白的雪峰，像一团正在燃烧的火焰，迎着山风翻卷着，仿佛即刻就要飞向天空似的。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：100832 查询电话：(010)66720114 发行电话：(010)68586350 定价每月20.80元 零售每份0.80元 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